

泰國剿共工作的檢討與展望

羅石圃

泰國軍方最近宣稱：經過十六年苦戰的剿共工作，不久即將對共黨盤踞的窠巢掃穴犁庭，使全國各地都能恢復常態。在東北及泰北、泰南擁有三大叛亂基地的泰共武裝，自獲得共產國際大力支持以來，原已使全國邊遠山區的一半疆土均受其侵擾，值此俄越勢力正由察棉直迫泰邊之際，何以反而形成泰共勢力無法保衛窠巢？軍方的此一宣佈，是否出於自我陶醉以安定人心？如其並非誇張，則泰共能否從此銷聲匿跡？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尋求答案。

一、多山的邊陲適宜於共產國際輸入戰爭

泰國國境邊緣羣山環抱，其西部及西北方與緬甸吉仁邦及南撣邦接壤處，都是山巒起伏，一直伸入泰南與馬來西亞交界地區，無不是峯巒重疊，高聳入雲；其北部則有來自雲南車里的他念他翁山脈，由寮緬北部南走的羣山，雖有瀦成的湄公河一水中分，但仍然是隔水相聯，使寮北與泰北的諸山，照樣是脈絡相通。這些大山再轉入泰國東北部與高棉西部毗鄰處，從而形成的豈翳山脈，橫跨兩國國境，更造成了國境的難以劃清。

就居民的族系而言：泰國雖以泰族人爲主——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惟分佈在國境邊緣山區的居民，則以林林總總的少數民族居多。其中包括苗、僑、阿卡、傣、孟吉、佬人、吉蔑、擘人、傣、馬來人、安南人、卡瓦、哥羅等，而其大部份族系都是由於力耕火種，隨山遷移而來，且多半是由雲南山區逐步南移，甚至有身入泰境，仍自認爲尙居於中國境內者。此種情形，尤以苗、僑、阿卡、傣、僣僣爲然①。

泰族人雖也是從雲南遷移而來，但由於喜愛逐水而居，長於耕種水稻，所以分佈在全國的泰人，大都在平原地區，尤其是中部的湄南河流域，其所形成的一片富庶繁榮，都是泰族人及僑居於此的華人之貢獻。曼谷政府的統治，在傳統上都祇着眼於平原地區的居民，對邊陲的山地，一向都置之化外，以致雜居深山之中的各族居民，不聞政令。彼等之貿易往來，除由雲南的馬幫商

註① [暹羅] (Siam, 1924) 種族章，英人葛拉漢 (W. A. Graham) 著。

人每年入山以貨易貨而外，其下山購貨所接觸的商家，亦大都為華商。這便是山民們從雲南隨山遷徙入泰，竟不知此身已入異邦的來由^②。

泰國共黨原是經由中共播種哺育而成，早在一九四二年即已宣佈建黨，但至一九六五年始發動武裝奪權鬭爭。在開闢了東北、泰北、泰南三處武裝基地後，再於一九六九年元月由北平宣佈：「泰共中央委員會」正式成立，並建立了「人民解放軍」，依照毛澤東思想路線進行武鬭奪權，從而造成了全國七十三府之中，已有卅五府都燃起了剿共戰爭^③。然而值此印支三邦赤浪橫流，越共重兵已由寮棉直逼泰境的當前，泰共叛亂不僅並未升高擴大，而且曼谷軍方宣稱：經過十六年來清剿泰共的工作，不久即可將此共禍肅清^④。何以致此？這都由於中共赤化泰國策略的錯誤及其在印支與越俄的爭鬭，而使曼谷的剿共工作有可乘之機。

二、泰共沉迷於中央奪權的來由

泰國是佛教王國，泰人生性酷愛和平，加上佛教的薰陶，益形厭棄殺伐。三百餘年來泰國沒有發生過大流血的戰爭，而歷次軍人以政變奪得政權後，對失敗者都予以放逐——聽任其在國外流亡，即可窺見泰人酷愛和平的一斑。且以曼谷及其附近的中部平原，乃為全國精華所在，不僅在農業方面成為糧倉，而所有工商企業，也都集中於此，無論海、陸、空交通線，亦都以此為中心。在歷史上，泰人最初建立於泰北的暹羅國，其所以被後起於中部平原的羅國所吞併，因而更改國名為暹羅^⑤，便是由於前者所轄的貧瘠山地，無力與據有豐饒平原的後者抗衡所致。

此後如南部的「北大年王國」，及無數獨立的小邦，和北部的「清邁王朝」，都在鄭王及現王朝的南征北剿之下，次第俯首稱臣，使曼谷王朝得以統一全國。此雖歸功於人傑，但亦不能不認係山川鍾靈由富而強所促成。擅衍到了現代，泰國在歷次政變中的政權轉移，都只須經由佈防於中部平原的軍事將領佔領了京畿，全國各地都能傳檄而定。因此，中共赤化泰國的策略，乃以利用泰共主席乃里(Naipridi)奪取中央政權為首要目標。

乃比里為華裔泰人，早年在法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同时，即被共產國際吸收加入共黨組織；返國後，初任「朱拉隆功大學

註② 「山地民族與泰北赤禍」，本刊、第七卷、第八期，拙著。

註③ 「從印支三國看泰國危機」，「東亞季刊」，第二卷、第二期，段家鋒著。

註④ 中央社「遠東曼谷電」，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七日。

註⑤ 「明史」〔暹羅傳〕。

「教授，進而擔任「法政大學」首任校長，除教授法學而外，並對學生灌輸馬列思潮，以鼓吹君主立憲為前提。一九三二年的泰國革命成功——由君主專制改為立憲政體，便是由他所領導的「人民黨」，與鑾披汶（Luang Pibun）所領導的以陸軍為主體之「國民黨」聯合行動而形成。惟以乃比里在財政部長任內，沒收土地分子農民，及實施限制華僑發展經濟的「泰化」政策，被議員發現其共黨身份與陰謀，乃迫使他不敢不見機逃出國門，這是泰共的赤化工作首次遭到了挫敗^⑥。

繼後由於擔任首相的鑾披汶，面臨日本軍閥勢力的進逼，使泰國在西歐與日本的爭衡下無所適從，乃又邀請乃比里回國共赴國難，並決定親日與抗日的雙重外交。一面由披汶以首相歡迎日軍和平登陸暹羅灣；一面則由比里以攝政地位，秘密組成「自由泰」政府於東北山區，與盟軍暗通款曲，並編練抗日武裝部隊。至日本投降，盟軍進入泰國，首相披汶以戰犯被囚，比里遂率領其標榜抗日的「自由泰」政府人馬進入曼谷接掌政權，使他很輕易的得到了實行赤化的鏗機，無奈當時在位的八世王青年有為，不忍眼見國家沉淪於赤浪的浩劫，有意將王位交由其幼弟繼承，而自己則以在野之身組黨競選，俾與比里爭衡，並獲得英美之邀前往訪問，但在啓程前夕，突遭狙擊死亡於宮中。

以攝政兼首相的比里，在舉國悲忿的情況下既難辭其咎，而軍警將兇徒逮送法辦後，又供出了比里即為幕後指使人，因而激起了一場軍事政變，除使披汶得以重掌政權外，比里亦輾轉逃入北平，並將其泰共政權的掩體「自由泰」政府，重設於車里，以收容其旗下的幹部來歸。一九五一年曼谷發生海軍政變，首相披汶遭受劫持，經與比里會談，訂結君子協定。雙方約定仍由披汶以首相地位採親美反共外交，但不以國土供予美軍作為攻擊中共的基地；並有限度容許泰共非暴力活動，讓比里托庇於北平。比里當時的想法，是要等寮、緬、棉、馬均由共黨奪得政權後，即率其在車里的「自由泰」政府人員回到曼谷和平接收政權，亦如大戰勝利後的故事^⑦。

鑾披汶經過海軍政變的「捉放」後，在政策上，即與自由集團明相來往，與中共暗通款曲，對美援裝備武器只交予警察而不予軍方，及在自由口號掩護下，聽任左派言行囂張及公開組黨活動，以致此一階段，泰共由不到兩千名黨員，激增至一萬二千人，其同情份子竟多至十萬人以上^⑧。這便是中泰共所擬訂的和平「解放」泰國策略之初步收穫。其後乃沙立以陸軍政變奪得政權後，採取鮮明的反共政策，對中國大陸連商業往來亦在所不許，於是中泰共只得將其和平「解放」的策略再轉變為武裝奪權。

註⑥ 同註③。

註⑦ 「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本刊，第五卷，第十一期，拙著。

註⑧ 同註③。

三、肅清共黨叛亂的宣佈並非誇張

六十年代初期，泰國軍政府不惜大量接受美國軍援以裝備三軍，且接納華府經援，興建或擴充東北與泰北各地機場，俾供噴射機起落，及建築通達寮邊的戰略公路。當寮戰越戰先後興起，曼谷又准許美軍以泰國為基地對寮越協防，而泰共的武裝叛亂，亦於此時點燃了戰火，一九六五年底，中共外長陳毅預言：泰共於不久後，將可進行相當規模的戰爭。翌年，泰國東北部的共黨叛亂即已擴大到了十四府的山區，而泰南共黨亦相繼點燃了烽煙，這在共黨，是首尾相應，可以分進合擊；在曼谷政府，則受到了兩面夾攻。

延至一九六八年，泰北難府與青萊府披班南山區，又有苗共叛亂繼起，造成了政府軍的剿共任務，更須分兵應付第三個戰場在東北與泰南的兩處共黨叛亂，都只局限於邊陲山地，而由苗共在泰北所開闢的戰場，則已沿崇山峻嶺向南伸展到了鄰接中部平原的碧差汶府，此乃由癩疥之疾變成了心腹之患，使政府軍的剿共安內工作，更不敢掉以輕心。於是有了「國內安全指揮部」的設立，集軍警雙方的精英部隊聯合作戰，受統帥部直接指揮，並獲得了美方的後勤支援^⑩。

至於泰國軍方何以能將共黨叛亂的燎原之勢加以控制？且在印支三邦都已被共軍席捲，其赤浪更不斷沖擊泰國的當前，泰共的叛亂又何以不但不能升高擴大，反而可能會遭到掃穴犁庭？據泰國陸軍作戰司令喬瓦立將軍於今年十月廿七日對記者稱：與共黨的戰爭狀態即將結束，情勢將可恢復到剿共戰爭前的安寧，接着指出政府軍已將泰北及東北的共黨基地全部掃除，所剩下的南部兩個共黨叛軍巢穴，不久亦可克復。他並且分析來由，認為此乃由於泰共分裂，加上政府採取政治重於軍事的剿共戰略，遂得以迫使親北平的泰共「人民解放軍」瓦解，已經潰不成軍^⑪。又據普瑞姆首相在較早前宣稱：在全泰各地，先前原有三十五府遭受共黨游擊隊的擾亂，到目前則僅有不到三百個村莊仍有共軍流竄其間。由於政府已獲得邊陲地區大多數民衆的支持，有五至六十萬人參加志願防衛隊，使政府軍於剿共作戰時，得到了這批龐大的別動軍協力以赴，故能够每一戰役都可成功^⑫。依照曼谷政府公佈的數字顯示：擁有一萬人的共黨叛軍，在過去一年與政府軍的戰役中，其陣亡者為一百四十八名，八十七名被俘，另有一千三百零八人向政府投誠^⑬。這些都可證實曼谷官方所表示的剿共工作即將大功告成，並非誇張。

註⑩ 「泰國剿共白皮書」、曼谷《世界日報》，連載，一九七二年八月廿八日—九月廿六日，記者詳幹執筆。

註⑪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八一年十月廿八日。

註⑫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九日一版。

註⑬ 《美聯社》曼谷電，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

四、泰國剿共戰略的回顧

回顧泰國的剿共用兵，在戰略方面，着眼於針對赤禍的來源而建築堵塞的堤防，且以聯合友邦與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為首要。另並取得美方及其他友邦的經援，爭取內外資金的大量投注，藉以開展經社建設，普及與提高教育，尤其在邊陲地區擴建交通網與改善醫藥衛生，使共黨喪失貧、病、愚、弱的發展溫床。再加上接受美國軍援的新式裝備武器和訓練，使軍警戰力迅速增強，清剿赤色叛軍，易於奏效。這便是標本兼治，安內攘外並重的剿共戰略，故經過為時十六年的苦戰之後，現已出現了勝利成功的曙光。

據泰國政府於一九七二年所發表的「剿共白皮書」指陳：泰國共黨乃由外國共黨播種哺育而成。六十年代初期所興起的武裝叛亂，更是經由中共一手策劃，再夥同越共、寮共、馬共付諸實施。由此可見泰共所點燃的烽煙，都是北平向泰國輸入的戰爭，再由越、寮、馬共予以加工出口，中共設於車里的「雲南邊防局」所屬「滇西南邊防區」，實為寮、泰、馬共幹部的訓練及補給基地，沿湄公河經寮北渡過一衣帶水，即可隨時隨地到達泰北及東北地區。北平所興築的「滇寮公路」，其所以不惜派遣重兵沿線駐防，便是為了協助寮共親「華」派割據，使它對泰共的支援補給事半功倍，朝發夕至。設在寮越邊境和平鮑亞花村的「反美學校」，又為中越共合夥培養馬泰共幹部的訓練營。此等幹部於結業後，除成績優異者再保送到大陸繼續培育而外，其餘都遣回泰國參加鬪爭^⑬。

泰國北部居民，有衆多的寮裔泰人，更有由滇寮山區遷移而來的少數民族。在東北部的居民之中，除寮裔泰人而外，另有衆多的棉裔泰人，及為數四至五萬名的北越難民——自一九五四年即逃入泰境。此一地區情況特殊，農力山脈使東北部與泰國中部兩相懸隔，以致從寮國進入此地，比由泰國中部而來比較容易。在土質與雨量方面，東北部乃為貧瘠的紅土高原，加以缺水情況嚴重，不適於耕作，其接近湄公河地帶雖比較肥沃並可引水灌溉，但又經常泛濫成災，無怪逐水而居的泰族人，對東北部裹足不前，遂造成了寮棉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居民喧賓奪主。

酷愛和平篤信佛教的泰人，原不適合共黨從事殘酷流血鬪爭的要求。這從一位曾在「反美學校」擔任過教官，後來投奔自由的越共上校所說的話，可以證實。他說：「在他所訓練的東南亞各國共黨幹部之中，唯有泰共幹部不堪造就，他們鼓不起階級仇恨

註⑬ 「泰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月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號，執筆人為「亞洲協會」(The Asia Society)會長楊格(Kenneth)，曾任美國駐泰大使。

，對流血的恐怖鬭爭談虎色變，視國王爲神聖的觀念，迄今無法消除……^⑭。因此，泰共的武裝暴徒，絕大多數都是山區各族和華、寮裔人，因爲雲南夷人及緬甸揮人與寮國佬人，都和泰人同文同種；而苗僑阿卡等山族又都是同一族系而分佈在滇、緬、泰、越、棉山區，他們便都是泰共武裝成員的上選。沿湄公河的緬寮邊境其所以成爲泰共叛亂的後方，使泰國北部與東北都有共黨武裝的窠巢，原因在此。

五、聯合友邦和友軍以安內的戰果

泰國政府的剿共出兵，一開始便是依照其傳統的國防戰略——聯合友邦及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當泰共興起武裝叛亂之初，適值美軍爲了履行「東約」義務對印支協防之際，曼谷政府除了供給美軍基地，出兵入越參戰而外，並由寮棉裔泰人分別組成援寮、援棉志願軍前往參戰。此不但是爲了吸取對共作戰的經驗，及獲得美援裝備訓練以增強國防力量，且可減少泰共的兵源，消除共黨的國外基地。所以在六十年代高棉政治元老山玉成，爲了對抗採取親共外交的施亞努政權，而於棉西組成「自由高棉」政府及武裝部隊時，曼谷方面亦都予以方便支持，其目的便是藉此在國境線外，築成防共藩籬。

對滇、緬、寮邊區的中國反共軍被迫撤離時，其不願撤離者，泰國也在其毗鄰緬寮的邊境山區，設立難民村予以收容，讓他們開墾拓荒維生，並組成反共自衛隊。盤踞於難府及青萊與碧差汶、彭世洛諸府的泰共叛亂，其所以未能形成燎原，且到最近已被肅清，多半得力於這批深通山區民情地理的難民自衛部隊。在東北的剿共戰場，曼谷政府除使用軍事而外，且致力於開發水利，提高教育及建立居民點等治本工作。另由美援所設之「東北大學」，所興建之工廠與醫療機構和所開拓之交通線，已使此一落後地區情況改觀，亦使曼谷政府贏得了民心的歸向^⑮。

在泰南，基於橫跨泰馬邊境的山巒綿亘，盡是原始森林，一向都是盜匪與私梟出沒的淵藪，其居民以馬裔泰人及華人爲主。五十年代末期，馬共流竄至此，曾揚言只借地立足，斷不會貽害泰方，以致泰政府認爲以華人爲主的馬共，既然與馬人勢不兩立，其對大馬野心政客煽動泰南馬裔回民爭取獨立或歸屬大馬的企圖，既可發生阻斷作用，且在所需物資方面公買公賣，亦可促成當地商業繁榮，所以並未加以驅逐，不料養癰貽患，泰共的武裝即由馬共培養而成。

泰馬雙方剿共聯防，隨着「東協」的團結合作日益進展，使兩國共黨都無法以鄰爲壑。尤其自吉隆坡對泰南回民分離運動表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英國「觀察家」雜誌，一九六七年三月號，及本刊六卷九期，拙著「泰國防共的政略與戰略」。

明不予支持的堅決立場後，已使泰人消除了對馬來西亞的戒心，故當馬方部隊剿共窮追入泰時，泰共同路人即無法興起反馬風潮^⑮。在此情況下，兩國部隊剿共不但可以分進合擊，而且可以窮追出界，共黨部隊遂因此而無所作為，在基地多被掃蕩之後，唯有龜縮到深山之中。

六、迫使共黨內外無援的來由

值得探討的，是在印支三邦都已赤化後的當前，泰國在北面應已無法維持其界外藩籬，何以在東北及泰北的共黨巢穴反而最先被肅清？其實這是由於共產集團在印支的內鬪以及曼谷的因勢利導所形成。就寮國而言：它一向是泰共的主要後方，也是中共向泰國輸入戰爭的重要港口。至俄越勢力鏖入永珍，即由越共卵翼的寮共總書記凱山接掌政柄，迫使北平駐紮在「滇寮公路」沿線的部隊一萬六千人及技術員工全部撤退，連盤踞豐沙里的寮共親「華」派亦知難而撤入雲南，以致中共喪失了寮北的基地而無法對泰共支援。

至一九七九年，托庇在寮國的泰共中委之一的烏通，即接到永珍通知，除譴責泰共批評越共侵棉、干涉寮國內政及抨擊越寮共追隨蘇俄修正路線而外，且勒令該等必須撤離寮國，以致流亡在寮國的泰共親「華」與親俄兩派不得不分道揚鑣，所有堅持毛澤東路線者，只有退入緬北的緬共控制區，且其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亦於是年九月在緬北叢林中舉行。另一部份親俄派泰共份子三百餘名，則進入了蘇俄在寮南素旺那曲所設的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親俄派泰共原為七十年代初期，由俄共吸收泰國高級知識青年在莫斯科培養而成。他們回泰後即在學府製造學潮，強調重視羣衆戰而以城市包圍鄉村。他們在寮南再度接受蘇俄所施的軍訓，顯示蘇俄亦企圖讓泰共親俄派接替親「華」派的叛亂武裝^⑯。

惟以時移勢轉，北平爲了換取仰光不致倒向蘇俄，遂不得不應允仰光所提放棄支援緬共叛亂的要求。雖然緬共已從緬北撤入了雲南，惟尚留有其同路人的民族叛軍和武裝毒梟，仍可聽命驅使，並可使由寮國退入緬北的泰共，藉獲苟安。不料前被北平遺棄於緬中山區的一股「白旗緬共」叛軍，獲得了俄越的協助，已於上年由緬中竄到了薩江以東，並在「金三角」地區盤踞而獲得了一河之隔的越共駐寮北部隊的支援。至此，泰共在緬北的立足之地，已成問題，而所有與親「華」緬共同路的民族叛軍及武裝毒梟，也不再作爲北平支援泰共的橋樑^⑰。

註⑮ 「泰馬剿共聯防的回顧與展望」，本刊、十六卷、六期，拙著。

註⑯ 「泰國共黨分裂的背景與動向」，本刊、十九卷、第二期，拙著。

註⑰ 「中共與緬甸關係之陰霾」，本刊、廿卷、十期，拙著。

在高棉，以毗鄰泰邊為基地的棉共政權，爲了向泰國假道，也爲了泰國及其「東協」夥伴在聯大支持它的代表權，自斷不敢支援泰共；而陳兵棉泰邊區的棉人非共抗越勢力，又都是泰共的剋星；以致東北和泰北的共黨在沒有國外基地與外援的情況下，便唯有自力更生。

由於上述的各種複雜情勢，也由於曼谷爭取民心的結果，所以泰國政府軍仍能在印支三邦赤化的局面下對東北及泰北的泰共叛軍掃穴犁庭。

七、政治重於軍事戰略的收穫

泰國東北部十四府及泰北山區各族居民，都是貧而愚，但大都驍悍而長於戰鬥。他如寮棉裔泰人及越南難民，又都難忘親族之情，更有些無知的華裔沉迷於共產社會卽爲人間天堂的謊言，認爲由中共所扶植的泰共奪得政權後，外裔人的地位卽可提高。當共黨一面予以威迫及收買，一面又動以民族情感的情勢下，這些邊民或成爲其眼線，或入夥參加戰爭，或以其居留地作爲內外共黨聯絡的橋樑，其不接受脅迫的，往往會遭到殺害。

但至印支三邦都沉淪於紅流後，蜂湧投奔泰國的難民，無不是鴉衣百結，嗷嗷待哺。他們所作的血淚控訴，喚醒了泰國的廣大邊民，使其得悉共產社會實乃人間地獄而非天堂。再者，越共乃爲中共一手哺育而成，在其統一南越後，首先被迫逃亡的便是華人。因此更使該等邊民認清了泰共得勢後，亦難免對外僑恩將仇報，協助泰共叛亂奪權，等於自掘墳墓。所以他們都願接受政府軍的號召，奮起組織反共自衛武裝。普瑞姆所透露的，已有五至六十萬邊民參加反共自衛隊，作爲政府剿共部隊的別動軍，便是由此而來。

無可否認的，泰國以往派赴邊陲各地的官吏，大多並非賢能，由於道阻且長，加上地瘠民貧，盜賊出沒，其冒險投荒者，自難求上駟之才，以致中央政令大多無法在邊區認真推行，甚至形成貪贓舞弊，造成民怨沸騰，這便正適合共黨的煽動，引誘偏激者走上梁山。至俄越勢力從寮棉進逼泰邊，曼谷政府鑒於局勢的嚴重，除派遣精銳之師在邊區佈防而外，所有官吏也都挑選賢能之才，從而贏得了民心的歸向，尤其着重水利的開發，諸般建設的興起，就業機會的增加，從而使城鄉都很少游民，這又是促使邊民志願參加保鄉衛國以對抗共黨的另一原因。

普瑞姆首相起自駐防東北部的第二軍區司令，由升任陸總、國防部長而晉升閣揆，執掌政權，便是由於他敢於武裝邊民以輔助剿共用兵，而各地農民，又由於村中都擁有自衛武力，對共黨的威脅可以自行對抗，無須再向鞭長莫及的政府軍求援，泰共叛徒，既沒有國外基地與外援，對內又無法以宣傳及威脅獲得民衆的同情支助，再加上政府寬大爲懷。號召共黨份子只須迷途知返

，即可赦罪還鄉，不咎既往。從泰國「社會主義黨」主要成員都響應政府號召，由山區到達曼谷，正式宣告結束其與泰共在四年前的聯盟，即可窺知這批由製造學潮而逼上梁山的大專學生領袖，已了然於泰共沒有前途^{①9}。

在泰南，泰共的興起與叛亂擴大，除得力於中共的支補及馬共的就近扶持外，更應歸功於海上走私與毒梟的隨山利道。在泰南有所謂的「黃金小徑」，經過泰馬邊境山區，為私梟出沒之地，也是馬共與泰共獲得外援的來源；而這些私梟，又必須貫通官吏，開關放卡。但當泰馬兩國將剿共聯防從軍事合作，擴大為聯合緝私以及澄清吏治之後，便已切斷了共黨的外援，再加上廣大邊民參加了反共自衛，共黨在堅壁清野的戰略下，更是無路可投，故當馬共主席穆沙阿末於上年投誠後，純由馬人組成的馬共武裝第十團即紛紛歸誠，並使馬泰共藉以與泰南馬裔回民分離組織通聯的橋樑，亦由此中斷，泰共的南部基地便更加動搖。無怪泰國政府斷定歷經十六年苦戰的剿共工作，即將大功告成。

八、結 論

武鬪奪權，只是共黨赤化方式之一，其潛伏煽動的政治顛覆——在城市建立羣衆戰場，所具威脅較武裝叛亂尤有過之。回憶一九七二年十月，擁有廿萬軍警的他儂軍政府，面對曼谷的學潮，一籌莫展，終被推翻；繼後數年，泰國的政治與社會秩序都動亂不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今泰共的叛亂基地雖已被掃清，但並非表示此一佛教王國即已脫離赤禍。何況泰共親「華」派正在企圖將叛亂陣地由山區轉入城市，以便從事城市游擊戰，一旦京畿及富庶的中部平原興起赤浪，則全國都將動搖。此外親俄越派泰共，又正設法由城市轉移到鄉村，以便興起武裝叛亂；其先前留在寮國接受蘇俄軍事訓練的三百名幹部，已擴編為特種部隊五百人，正候命竄入泰國東北，為俄越從寮國向泰國輸入戰爭效命^{②0}。

泰國能否消除赤禍？繫於經濟建設能否繼續繁榮以及貧富差距能否拉近？泰國自五十年代接受美國經技援助以來，其歷年的經濟成長率都已達到百分之六以上，最近數年雖因世界經濟不景氣及能源危機的沖激，但在上年仍然達到了百分之六點三，預計今年可達到六點五^{②1}。不過國民所得不均的情形，則逐年俱增，就一九六九年而論：在富庶的中部平原區，每人所得的三〇七美元，是北部山區的三倍，南部的兩倍，也是最貧窮的東北區的四倍。人口大量湧入市區的現象，乃由此造成。此種情況如何改善

註①9 入路透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

註②0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二版。

註②1 「泰國經濟現勢」，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廿六日七版，劉德治譯。

？曼谷當局自不能掉以輕心^②。

泰國政府所擬訂之五年經建計劃，其重點在將偏遠地區一百一十萬人口的生活水準提高，所需的投資總額計為廿億美元。今年二月美日及歐市國家、世銀及亞洲開發銀行在巴黎集會商討後，已決定予以共同支援；至六月間，國際貨幣基金會已決定貸予泰國九億四千萬美元，日本更承諾給予泰國農村發展的經技援助。此項經建計劃果能按步推行，才是泰國肅清赤禍的治本之道。

註② 「當前泰國政治經濟的展望」，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四日，孟文撰。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爲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證明購用。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八〇〇元
美金二十二元五角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國內 新臺幣二十元
美金七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